

# 笑看朋友圈

文/白羽

2014年之前我都是用的老式手机，就是只能接打电话，收发短信的那种。

2014年5月底，初中同学三十周年聚会。这可是件重要的人生大事，因此专门请了一天假，买旗袍，做头发，化妆美甲。当我焕然一新地出现在酒店，发现同学们在现场人手一个智能手机，就连吃饭也不忘先拍个九宫格，然后转发朋友圈。

我知道我太落伍了，就不去触碰包里的手机，可偏偏怕什么来什么，它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，接完电话就随手放在桌子上。有同学笑着善意提醒我手机太过陈旧，该换个手机了。按照我以往的脾气是绝对不予理睬，可这次我妥协了，倒不是觉得旧手机给我丢脸，而是看中了智能手机可以发微信，银行转账，淘宝购物，录视频拍照片等方便快捷的功能。

于是在聚会的第二天就买了一部智能手机，说实话，智能手机是真的比过去的手机好用百倍。

因为爱码字，我每天会在转发到朋友圈的文章下面发表简短评论。结果有朋友先是指责我用名人的文章抬高自己，又批评我写评论是为了一边蹭名人流量，一边显摆自己的才华。我当时真是感到委屈得不行。罢了，不辩论不抬

杠，随它风吹雨打，我自闲庭信步，只要不违反法规，想发什么发什么，想写了更是直抒胸臆，不去看任何人的眼色说话行事。

因为爱好广泛，我被拉进了很多群，只要群里人主动加我，我一般都会欣然接受，结果接受之后各种奇葩的人和事蜂拥而至。有向我每天群发问候早安的，有做生意推销商品的，有高价贩卖自己出的书的，有认购古建筑的，有认捐古牌匾的，有让爱心捐款的，有让捐功德钱的，有卖课程的，有开饭店拉客的，甚至还有直接张口向我借钱的。

还有就是重点来说点赞的问题。我每天空闲了会不时地浏览朋友圈，只要朋友发的东西有打动我的地方，都会毫不吝啬地点赞，这不是情商高，而是对他人的尊重和鼓励。可慢慢发现有些人将点赞当成了社交工具，不管别人发什么，只要对方有权有势，有地位有利用价值，就给予大大点赞以及热情似火的好评。而对我这种名不见经传，且穷得叮当响的小人物则是不闻不问，更不会轻易点赞。

有位比我年长，开豪车住别墅的朋友问我：“你每天发朋友圈的东西是挺好，可我很好奇，有人给你点赞吗？”我摇摇头，他便得意地说自己每次发的东西至少有两百

多人点赞，最多时能达到四五百。也许怕我不相信，还截图发给我。我看了真是哭笑不得，这能说明什么？从这件小事足以说明现在的人价值取向和心态。

还有就是有事情发微信给朋友，我明白现在人都很忙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一般不会随便打扰别人。有人看到都会及时回复，即使有事耽误了，最多第二天就会解释和答复。但总是有一些人对发去的微信视若无睹，一天，两天，三天……没有一点应有的礼貌和温度。我本着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的原则，首先选择原谅，再给两次机会，如果接连三次都这样，那就对不起，把他删除出朋友圈，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尊重。

说实话，刚开始面对这些恶俗不堪的人和事，还很生气。甚至都想过卸载微信算了，不去理会，烦恼自然消失，但转念一想，我不能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，也不能因噎废食。这世上最难的事是改变别人，所有试图改变他人的想法都太愚蠢。

与其花时间和凡人俗事周旋，倒不如静下心来，读自己喜欢的书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提升自己的内涵，修养自己的身心，韬光养晦，心平气和，真实自然，单纯快乐地活好每一天。

盼兮，不曾想镰刀来了，锄头来了，一通生拉硬扯，瞬间花容失色香消玉殒。

林木之下，草们安静生长，自在开花，绿油油香喷喷笑盈盈，多好呀。草木携手，相依相偎，花草摇曳，藤蔓攀援，野趣横生，风景无限，何等生动！哪里用得着大动干戈，斩草除根呢。

万物都有存在的理由，存在即是合理，物竞天择，何必人为干涉，厚此薄彼，多此一举。至少，在路旁行道边，给野花野草留一席之地，并不为过吧。

葛亚夫说，去园里挖菜，蒜苗、菠菜和茼蒿，纠缠在一起，难分彼此；萝卜和白菜，倚在垄沟上，相敬如宾；豌豆和小麦隔垄相望，咫尺千里。哎呀，在作者笔下，毫不起眼，司空见惯的小苗小菜，忽然变得温情脉脉，仪态万千，韵味无穷了。一方小园子，简直就是一个有情有义，情意缠绵的小天地。如果，菜园子里只种一种菜，花园里只开一种花，想想，那是多么单调乏味，哪有生趣可言。

一直很反对修剪剪叶。眼见得隔离带上的草木好不容易在春风的吹拂之下，新叶日渐葳蕤繁茂，嫩枝摇曳生姿，咔嚓咔嚓，大剪刀就来了，直修剪到一堵绿墙骨骼突兀，千篇一律才肯作罢。仿佛流水线上的产品，没有一点独特的个性，无趣无味，令人恹恹欲睡。

美的消逝总是让人低回。其实，用不着低回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自然与人类的博弈一直都在，生命因此而呈现出波澜壮阔与绵绵不绝的魅力。我相信，几阵风过，几场雨后，那些消逝的野花野草又将东山再起，卷土重来，相亲相爱，续演一场草木情事。

## 百岁老队长

文/陈锦江

吉良前年一百岁，去年走了。过一百岁生日那天，区政府领导到他家祝寿。吉良有七十年党龄，当过三十多年生产队长，后来不当队长，大家喊惯了，还叫他老队长。他与人善，办事踏实，在任时做过不少好事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吉良在村里任统购统销工作组组长，统购统销是当时重中之重头等大事，他工作出色，不久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后被推选为生产队长。

当队长的第二年春天，乡里分给大队去县林场工作的一个名额。做统购统销时，吉良没有雨鞋，遇上雨雪天气，还经常赤脚穿着草鞋外出工作，长期受冻，带下了胃病。村里考虑他是党员，在那里可以得到发展，照顾他去林场。他高兴之余，突然想到了和他一起长大的贫困户周春。因老家发大水，周春小时候便和母亲从兴化一路逃难落脚到这里，是好心的单身汉老石收留了他们母子俩，成了一家人。周春十几岁时继父老石得急病去世。这两年母亲老是发胃病，周春没钱给母亲看病很着急。他得知林场要人的消息，便去找吉队长：“吉良哥，我别无办法，只有求你帮忙，这次让我去林场，每月拿现钱工资，可以有钱为母亲买药，才能渡过家里难关，守住家业，对得起九泉下的继父。你的机会比我多。”吉良的父亲让吉良不要轻易放弃这次机会，吉良回道：“周春家比我们困难，那年搞统购统销，他也是积极分子，对我工作支持不小，还是把机会让给他吧。”

时过境迁，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他们村附近一个大型矿厂招工，矿里在给地方政府招工名额外，考虑到吉良帮助解决矿上在征地上与群众的很多矛盾纠纷，另给了一个名额给吉队长家。群众议论说：“这招工名额吉队长儿子当然当仁不让。”村上患哮喘的顾老太从大家嘴里得知矿上招工，晚上蹒跚地走到吉队长家，在队长面前颤颤巍巍地刚要下跪，被吉队长一把拉住：“大婶，有话好说。”“我娘儿俩走到今天不容易，儿子快三十岁，找不到对象，嫌咱家穷。儿子进矿，早出晚归也好照顾我。”“大婶，我们会考虑的。”老太走后，吉良妻子埋怨起丈夫：“我就知道你心软，矿里给我家名额给她。”吉良叹着气，低头不语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时任林场副场长的周春被调回公社任副主任，分管文教工作。吉队长村上要新建一所民办小学，正缺少教师。周主任想到吉队长任劳任怨，大儿子初中毕业成绩好，有条件当一名教师，便和大队长商量，建议让吉队长儿子去当教师。

会上，大队长刚提出让吉队长儿子当教师的建议。吉队长却和气说道：“谢谢大家，老李的实际困难要考虑，我家下次再说吧。”50多岁的李以理原是一名瓦匠，三年前他在生产队砌仓库时，从脚手架上跌下来，不巧腿部戳在一个大锈钉上，命保住了，腿折了。“他们家困难明摆着，儿子初中毕业符合条件，身体不壮实，干不了农活，也找不到合适的事……”

实行联产承包制后，吉良不再担任队长，与老伴在家安享晚年。一次，周春兴冲冲地过来告诉老队长，他老家兴化一个本家是不锈钢大王，资产很大，愿意在本地投资，与老队长三个儿女合作创办不锈钢公司。老队长推却不过，只得同意商量再说。

在吉良一百岁生日那天，家里五代人欢聚一堂，前来祝寿的老朋友问道：“吉良老哥，你这一辈子吃了不少苦，做了不少好事，身体像南山不老松，心态好还有啥秘密？”吉老呵呵笑着说：“心底无私天地宽，知足常乐。”



## 野花野草

文/王优

相同的地点，几乎相同的时间。下车后，习惯性地往旁边护坡上瞅。

咦！艾草呢？锯锯藤呢？车前子呢？喇叭花呢？牛耳朵大黄呢？野胡萝卜缨子呢……那些蓬蓬勃勃葳蕤生机盎然俏皮可爱的野花野草，那些纠缠牵绊你依我依的爱侣伙伴，它们，都去哪儿啦？

瞬间疑心自己下错了车。晃晃脑袋，又疑心自己的记忆出了差错。定一定神，努力搜索留存于记忆中的影像。没错，就是这里，东门外，护栏下。无数个往昔，黯淡或者微明的天光之中，下车，关门，看他调转头，避让车辆，摁着喇叭，飞驰而去……

尔后，绕过电线杆，踏上扣在暗沟上的石板，边走边看，看花看草，看天看云。艾草的香浓郁而清冽，微苦之中有一种直达脑门的清醒；锯锯藤的牙口还很嫩，只轻轻咬一下越界探入的手；牵牛花的小朵白中带粉，仿佛清纯的女孩，忽

然间听闻蜜语，冰肌玉肤似得了胭脂点染，受了晨露浸润，瞬间泛起淡淡红晕……

小风微微，凉意习习，天空高远，云朵闲闲。一辆车从身旁开过，又一辆车从身旁开过。尔后，爬上斜坡，踩着碎石子，慢慢往东门进校园。那时，天空还没有完全醒来，大地也还睡眠惺忪，只有星星的眼睛，只有露珠的眼睛，水汪汪亮晶晶。这样的清晨，真正唤醒我的，是这些花花草草。这些毫不起眼微不足道的野花野草，带给我的欢愉无法言说。

而今，眼目之下，花没了，草没了，露珠儿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。一枝枝石楠，细细密密，兀自矗立，清一色的红叶子又单调又孤独，又寂寞又无趣。往昔丰腴雍容的护坡形容憔悴，没精打采。

葛见花台旁，杂物横陈，连根带泥的野花野草葳蕤堆在一起，全然没有了一丝半毫的生机。唉，护坡上，泥土里，这些野花野草好好地生长着，昨日还巧笑倩兮美目